

很多收破烂的，把自己弄得像一堆行走的破烂，张破烂不。他长相周正，穿戴整齐，面容洁净，下巴刮得铁青，乌黑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发丛没有尘埃碎屑。他是我见过的最体面的收破烂者。他不年轻了，有了明显的下眼袋，眼角铺陈着三两道皱纹。他似乎也不太老，看上去不到六十。

我们相识，始于一场“战争”，故事发生在春天。那天天气转暖，我开窗通风，在卧房午休，刚进入一场白日梦，两声镪子响，接着是一个浑厚的声音：“破烂卖，破烂换钱……”我很烦。那段时间我一直烦。单位裁人，落到我头上，让我早退。早退意味着自此闲置，意味着没了交际圈，意味着月薪少了三分之一，没有岗位津贴生活补贴，没有任何福利，只给基本工资，维持基本生活，穷不死饿不着，而已！我曾据理力争，无奈体制改革力度如山，我细胳膊细腿拧不过，只得回家，胸中正积郁着一口气，无处可撒，让这个收破烂的撞上了。他冒犯了我。我家住二楼。我站在阳台上，居高临下。我看见一个男人骑着一辆倒骑驴，正仰头张望。倒骑驴的箱板几乎是空的，可见他并没什么战果。我斥责他，大正午的，你喊什么！他没应我，调头准备离去。我再难入睡。这次就算了，明天呢？下次呢，我得给他立个规矩。我朝他喊，十二点至下午两点，是我午休时间，不要在我们小区里喊，尤其不要在我家楼下。没素质！

我站得高，语气也是居高临下。我自己都能闻见我话里的火药味。那个收破烂的远离我家阳台而去。他一句话没说，举起手中那只铜镪，敲打着他倒骑驴的钢管扶手，“镪、镪、镪！”三下，声音响亮而清脆，最后一下，振聋发聩。他分明是带着情绪，用镪子声回击我。他在抗议。

一个收破烂的，这么猖狂！我穿上外套，就要冲下楼去，同他理论。校花客厅收拾卫生，她拦住了我。她说，你别小看他们，他们得罪不得的。我家住在这里，地址固定，人家是流动的，他要是坏我们一把，在我们门口放个炸药包，可受不了。

他敢！我说。

校花说，算了，跟一个收破烂的置什么气！再说你

那语气，哪个听了不生气？他还算好的，换了别人，说不定把那镪子敲破，让你不得安生！

他敢！我紧握拳头说。

校花是我的老婆，她的真名叫校花，叫孝花。她出生的那天，她奶奶过世。她出生就戴孝，她姥姥叫她孝花。孝花后来考上师范学院，成一名小学教师。有一天，同事称她校花。别说在她们全校，在老师群里，她也并不是最漂亮的，这别名便颇有意味。我知道这个梗后，在家我也叫她校花，这让家里经常充满快活的空气。

我的一番训斥之后，那个收破烂的好几天没来，别的收破烂的来了。他们照样敲响铜镪子，“镪、镪！”两声，然后照样喊破烂卖，破烂换钱。我告诫他们说，说十二点到两点，是我午休时间，让他们别喊。他们当时息了声，第二天正午照样敲，照样喊。校花见我气恹恹的，劝说我，你就把窗户关了。别人都不管，你管。院里很多人在政府机关工作，清早上班，匆忙。晚上下班，天都黑了。他们中的很多人，正午时回家，补个午觉，或给老人孩子整午饭，所以正午时，小区人多一些，收破烂的才选择正午来小区。你也要学会容别人。

校花分析得有道理，我于是去关窗。

突然有一个不一样的动静传来，“哐、哐、哐”。我趴在窗户看，是他，那个用力敲镪子向我反抗的人，现在，他改用一只铝盆，没有镪子那么响，声音也没那么悠长。那是一只白色，但已经不白了的铝盆。铝盆磕在倒骑驴的钢管扶手上，声音虽也清脆，但到底比那些铜镪子敲出的声音要小很多，那是我能接受的声响。

我站到阳台上看他，他在地面仰头看我。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不知他的眼神是否还有对我的仇视。他依然很轻地敲着铝盆。别人的镪子是“镪、镪！”两下，他的铝盆，“哐、哐、哐”三下，最后一下特别轻，隐隐若若，似有似无，像是由于惯性，顺手在倒骑驴的钢管扶手上带了一下，也可能那是他的暗号，以区别于别的收破烂者。他不再喊“破烂卖，破烂换钱”。他敲过铝盆后，仰望住宅楼，看是否有人将窗户打开，向他招手。

我仔细审视他。他的这一改变，让我生出一丝感动。